

黃帝內經·靈樞

論勇第五十

原文

黃帝問於少俞曰：有人於此，并行并立，其年之長少等也，衣之厚薄均也，卒然遇烈風暴雨，或病或不病，或皆病，或皆不病，其故何也？少俞曰：帝問何急？黃帝曰：願盡聞之。少俞曰：春青風夏陽風，秋涼風，冬寒風。凡此四時之風者，其所病各不同形。

黃帝曰：四時之風，病人如何？少俞曰：黃色薄皮弱肉者，不勝春之虛風；白色薄皮弱肉者，不勝夏之虛風；青色薄皮弱肉，不勝秋之虛風；赤色薄皮弱肉，不勝冬之虛風也。黃帝曰：黑色不病乎？少俞曰：黑色而皮厚肉堅，固不傷於四時之風；其皮薄而肉不堅，色不一者，長夏至而有虛風者，病矣。其皮厚而肌肉堅者，長夏至而有虛風，不病矣。其皮厚而肌肉堅者，必重感於寒，外內皆然，乃病。黃帝曰：善。

黃帝曰：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，非勇怯之分也。夫勇士之不忍痛者，見難則前，見痛則止；夫怯士之忍痛者，聞難則恐，遇痛不動。夫勇士之忍痛者，見難不恐，遇痛不動；夫怯士之不忍痛者，見難與痛，目轉面盼，恐不能言，失氣，

惊，顏色變化，乍死乍生。余見其然也，不知其何由，願聞其故。少俞曰：夫忍痛與不忍痛者，皮膚之薄厚，肌肉之堅脆，緩急之分也，非勇怯之謂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勇怯之所由然。少俞曰：勇士者，目深以固，長沖直揚，三焦理橫，其心端直，其肝大以堅，其膽滿以傍，怒則氣盛而胸張，肝舉而膽橫，眦裂而目揚，毛起而面蒼，此勇士之由然者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怯士之所由然。少俞曰：怯士者，目大而不減，陰陽相失，其焦理，縱短而小，肝系緩，其膽不滿而縱，腸胃挺，脅下空，雖方大怒，氣不能滿其胸，肝肺雖舉，氣衰復下，故不能久怒，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。

黃帝曰：怯士之得酒，怒不避勇士者，何臟使然？少俞曰：酒者，水谷之精，熟谷之液也，其氣慄悍，其入於胃中，則胃脹，氣上逆，滿於胸中，肝浮膽橫，當是之時，固比於勇士，氣衰則悔。與勇士同類，不知避之，名曰酒悖也。